



与“老己”的浪漫邂逅

大千世界，人来人往，相遇总是带着几分宿命的浪漫。年轻时，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与心仪的姑娘不期而遇，那是一见钟情的火花；中年时，在异乡的绿皮火车上跟谈得来的路人喝着啤酒侃大山，那是相见恨晚的痛快。可谁敢信？我这头发日渐稀疏、腰围日益粗壮的退休老头，如今竟解锁了一种全人类最独特、最不可思议的相遇——与“老己”相遇。

所谓“老己”，说白了，就是报纸杂志上那个顶着你的名字、操着我的口吻、替我在这大千世界里发声的“另一个我”。

这事还得从我退休后重拾写作说起。以前在单位，脑子里装的都是报表和总结，哪有闲情逸致舞文弄墨？一退休，生物钟突然被拨慢了，早晨不用赶公交，开会不用坐前排，日子一下子空出了一大块。为了不让自己沦为整天守在小区门口看下棋的“老头钉”，我咬咬牙，重操旧业，把年轻时没倒腾出来的墨水全泼了出来。写啥呢？写买菜时跟小贩斗智斗勇，写带孙子时被奥特曼台词洗脑，写老伴儿嫌我打呼噜把我赶去客厅睡沙发……

写完了不能自己藏着掖着啊，就试着

投出去了。两年多下来，我像个不知疲倦的“盲盒发射器”，把稿件撒向全国各地的报刊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短短两年，我居然在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上“开花”了200多篇。

有人夸我牛，我摸摸后脑勺直乐。其实这200多篇里，有不少是“盲盒”开出来的。有时候，编辑会加个微信发个采用通知；有些大报有电子版，我也能戴着老花镜在手机屏幕上把手指划得发烫，美滋滋地确认两遍。但更多的时候，我是去图书馆“逮”自己。

我家不远就是市图书馆，这地方成了我退休后的“宝藏基地”。每隔几天，我就雷打不动地端着个泡着枸杞的保温杯，溜达进阅览室。我总是假装云淡风轻地走到报架前，其实那双老花眼正像雷达一样，在一排排密密麻麻的版面上进行“地毯式扫描”。

“咦？这标题咋这么眼熟？”某天下午，我在某刊的“生活随笔”栏目里看到了我的名字。再往上看，标题正是我大半个月前随性敲出来的那篇《论如何伪装成懂球的爷爷》。那一瞬间，我的心跳陡然加速，仿佛在茫茫人海中一眼认出了失散多年的亲兄弟。我左看右看，上看看下，连标点符号都核对了一遍。没错，照片旁边的名字是我，字里行间那股子冷幽默也是我。这不就是与亲爱的“老己”撞了个满怀吗？

旁边看报的老伙计被我突然倒吸凉

气的声音吓了一跳，以为我突发心梗。我赶紧捂着嘴偷乐，心里那股子甜滋滋的劲儿，简直比当初初恋时收到情书还要上头。我甚至想冲过去拍拍上面那个名字的肩膀说：“嘿，老头子，你真行啊，都跑到外省去混熟熟了。”

有了第一次，就有了无数次。有时候，“老己”藏在本地晚报副刊的正中间，大模大样；有时候，被挤在千里之外某张行业报的报缝里，呈豆腐块儿状。但无论藏得多深，我总能像个老侦探一样，精准地把“他”给揪出来。每一次与“老己”在纸墨香中不期而遇，那种突如其来的惊喜，都能瞬间冲走熬夜码字、绞尽脑汁的疲惫。

常有老朋友不解地问我：“你都退休了，不在家带孙子、不出去旅游，天天憋在屋里写这些字，又换不来一套房，图个啥？”

我笑而不语。名和利，那是年轻人的赛道，我这把年纪图的就是个充实。写作，让我觉得自己的脑子还没生锈，手指还能在键盘上跳舞。而最让我上瘾的，就是这种在图书馆里“偶遇自己”的快乐。它就像生活在平淡无奇的底色上，偶尔给你掉落的一个小彩蛋。

老有所为，老有所乐，这话听着大，其实落到实处，就是在安静的阅览室里，端起保温杯喝口水，看着报纸上自己熟悉的笔名，嘴角忍不住上扬的那一刻。每一次与“老己”相遇，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：嘿，这退休生活，真有滋有味！

明伟方

悄无声息的托举

我们单位的小李谈到这些年的经历，说：“我的父母文化不高，无法给我想要的托举。这些年我全靠单打独斗拼出来的。”小李的话我不大认同。天下父母大都平凡普通，但他们不依旧在用自己的方式悄无声息地托举我们？

我的父母就是如此。记得我考上重点初中那年，父母特别开心。那时我家离学校很近，母亲一有空就带着自家种的瓜果蔬菜去学校看我。杏子、桃子、梨子、苹果、花生、大枣……收获之后她就往我们宿舍带，每次都带一大提包。母亲把大提包一放，热情招呼同学们来吃：“都是自家种的，不值什么，你们都多吃点。”那时我们宿舍的同学都盼着母亲来看我，我也因此跟同学们关系很好。除此之外，母亲还会带些新鲜蔬菜给住在学校的年轻老师。不管是教我的还是不教我的，她都给。母亲热情淳朴，心里根本没有给老师“送礼”的概念，老师们也欣然接受她带过来的小葱、韭菜之类的农作物。其实母亲这样做并没有特别的目的，她仅仅是爱屋及乌，觉得对我好还不够，还要对我身边的人好。母亲的做法，让同学和老师都很喜欢我，我的学习生活很愉快。心情愉快了，学习成绩自然也错不了。

后来我去外地上学，母亲每学期还是会去看我，照例每次都带很多吃的，尤其是过节的时候。我的很多同学到现在都记得母亲包的粽子、做的月饼的味道。多年后我住进城里的楼房，母亲每次来，都带一大兜蔬菜，分给我的邻居们。这些年里，我跟周围的人相处得都很好，人际关系一直很和谐，所以生活也很和谐。

如今我常常想，母亲这样做何尝不是一种默默的托举？只是母亲不懂“托举”这样的词，她就这么做出来了。父母的托举有各种各样的方式。这些托举悄无声息，有时被我们忽略，可我们确实从中受益了。

父母的托举，更在于他们永远会为你兜底。十几年前，我的工作遇到很大问题，心情无比焦虑。母亲知道后，打电话给我：“回家住一阵吧，我们把东屋收拾好了。”我回到家，发现屋子装饰成我喜欢的样子，桌子上还摆了几本我早年买的书。那时农村装空调的还不多，父亲特意在我的屋子里装了空调。那天晚上，母亲陪我聊到半夜，她说：“没啥大不了的，不行就辞职回家，家里啥都不缺。”那段时间，母亲每天变着法儿给我做好吃的，美食治愈了我。此后我更有底气了，人生在世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我的背后永远有家这个强大的后盾。后来我靠着父母的鼓励，走出了困境。我以为，这也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托举。

父母的托举，还包括在你人生低谷时稳稳接住你。当然，生活之路起伏起伏，我们登临人生之巅时，也不缺他们给我们最温暖的掌声。

马亚伟



母亲不要什么

买了一件600元的旗袍，她不高兴了，坚决要退回去。闹得妻子进退不得，后来还是父亲发了脾气，她才没有多说话。就是这样的一件衣服，她平时也舍不得穿，只是回老家或者过年的时候才拿出来。

母亲来了一年多了，从来没有去购物中心买过衣服，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她的小菜园。在我看来收成一般还劳神费力。母亲却说，劳碌惯了，种种菜心里踏实。

虽然生活在城里，但是母亲需要的少之又少，一两个素菜加上一碟咸菜就是一餐，城里人的排场讲究似乎从没进过她的眼。有时，也想带她去外面走走，可她总是笑着，老了，不想动了。

其实，母亲并不与世隔绝。她喜欢读报，喜欢上网，也爱在网上和女儿聊天。母亲的生活在我看来是单调的，可是她非常知足。她总说：“人没有必要欲望太多，简单才真实。现在，我想做什么就去做，想吃什么就去做。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不满足？我每个月有养老金，足够开销，还要什么呢？什么也不需要了。”

渐渐地，我好像理解了母亲的生活观，一句“不要什么”是她清楚自己需要什么，不需要什么，不为物欲所累，简简单单过日子。对于母亲，有没有礼物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都健康快乐，能承欢膝下，这样，她就知足了。

章中林

我怕的人和怕我的人

面写的是哪个科室，字小看不清楚。”

其实，我知道他不是看不清挂号机上的字，他只是怕我知道他反应慢，眼神差，什么事都做不好。所以，他宁愿自己尝试操作这台智能化的机器，也不愿意守在门口等我办好手续。

多少回，电话里他同我打视频电话，母亲在一旁絮絮叨叨，他竟连一句话都插不进来。我发现父亲“怕我”，却不是畏惧我，而是情绪上对我产生了依赖，这种依赖不是放纵与索取，而是表现出极度的隐忍与克制。

小时候，我最怕的人就是我的父亲。他会把我写错的作业一把撕掉，逼着我重写；他会因为我撒谎，罚我在冬天的院子里站几个小时；他会板着脸看着我稚嫩的脊背被扁担压得弯成一张弓，然后决绝地说：“考不上好大学，就去砖厂学烧砖去。”……

前几天，母亲跟我说：“你爸岁数大了，就喝酒这么点爱好，以后别总拦着他。”我点头应下。一天晚上，父亲喝得满脸通红，笑哈哈地给我打视频：“我跟你说不个事，老支书请我喝酒去了，他还说你从小就聪明，以后准有出息……”

我一个人在阳台站了很久，晚风吹得眼睛疼。突然，电话那头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儿子，我是不是跟你说得太多了？”话音刚落，我再也忍不住，两股温热的泪水顺着脸颊滑落。

如果说，母亲怕我生病，怕我学习不好，怕我找不到工作，怕我工作压力太大，她的爱细腻温婉；那么父亲的爱，则是内敛而克制的。清代学者段玉裁在《说文解字注》中认为：“怕”应解释为“无伪也”，它是一种真诚无妄的心理状态。我想，这样的解释，或许恰好能描摹出父亲此刻的心境吧。

邹玲



前些天，我得到一个到北戴河旅游的机会。我问母亲要什么。母亲淡淡地说：“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高兴地回来……”这句话我已经听了无数遍。

母亲一生简朴。我小的时候，她是能省则省，而对我们，只要是我们要的她尽量满足。老了之后，到了我的身边，她还是穿着那些洗得发白的衣服。我的妻子为她



怕我的人和我怕的人是同一个人，他是最爱我的人，也是最爱我的人。

一年前，父亲喝酒胃出血。在医院一个多月里，我忙前忙后地伺候照顾，直到他完全康复。大病痊愈后，父亲仿佛变了个人，我渐渐地发现父亲与我之间似乎隔着一堵墙。

有一次，带他到市医院复查，我看见他在自助挂号机前站了很久，他眯着眼，眉头轻轻皱着，枯瘦的手指悬在屏幕上方来回比划着，却迟迟没有落下。看到我走过来，他有几分局促，压低声音问我：“儿子，这上